

站在台中最高點\劉克襄

我一直未注意到，前年底才揭幕，四十六樓的 **Hotel ONE**，竟是台中最高的大樓。

後來，四下探詢，更尷尬而驚奇地發現，像我這樣，住在火車站方圓的老台中人，對台中新建築懵懂無知者，還真不少。

這種遲緩的無知，追究其因也某種程度地反應了，老台中人其實是不在乎高度，也不關心都市的建設發展。他們可能更在乎，日常生活的瑣事和機能。比如，台中肉圓是否漲價了，第五市場的豆花還好吃嗎？

儘管很晚才知道它是最高的建築，但這幾年屢屢從綠園大道經過，總會抬頭望見。遠眺時，我都有一種好奇，想像著，這棟充滿時尚前衛精神的玻璃帷幕建築，想必下榻的多為金融界的上班族和科技人才吧！

它最醒目的特色，就是向上延伸的樓層。那飽含著銀藍色調的外貌，展現錐型的筆直，逐漸縮小，到了最頂端則呈現出流線圓弧的造型。有點像帆船上的主風帆，巡航於繁華的鬧市中。

有一回，晴朗蔚藍的天氣，街風朔大，外圍覆滿的玻璃帷幕上，流動的雲團鮮亮地輕飛而過，猶如鯨豚之泅泳。整棟大樓展現了畫布的千變萬幻，那等現代建築藝術的美學，不用言喻地，盡在此一刻綻現。

這棟大樓的設計者 **KPF** 是世界知名的建築事務所。此家公司向來以摩登、簡約的高質素風格見稱。它擅長將每座城市的文化特質，以及環保元素，精心地融入建物本身。無奈何是，我百端觀看，卻察覺不出台中的內涵在哪。

但看在世界有諸多知名的建物，都是它們所興建的，我相信一定是自己資質過於魯鈍，沒智慧看出。這些建物有哪些呢？乖乖，紐約第五大道 **IBM** 總部、上海世界金融中心、東京六本木新城等，都是它們的傑作。這些大樓多半風格獨特，更集美學與實用功能於一身。

那晚，我走進 **29** 樓的酒吧，裡面集聚了許多白晝幾乎難得一見，打扮妖嬈的時尚男女，還有好些年輕的洋人。我還以為，這是台北的某一處現代酒坊。**Hotel ONE** 開店沒兩年，這兒已快速成為台中周末最熱鬧的夜店。這種酒酣耳熱的情景，據說乃承襲著早年美軍俱樂部，在台中美村路一帶夜生活的文化。

在喧嘩的煙霧酒氣中，滯留沒多久，我即難以適應。折返客房，仔細端詳，裡面的擺置盡是科技影音的先進產品，展現了旅行和辦公兼顧的理念。人在台中，仍和世界繼續緊密的接軌。

有些追求時尚的年輕男女，最偏愛這類充滿科技精神的住宿，提前來實驗了。他們會挑選節慶生日時，只求來此下榻一晚，再高昂的價錢都捨得消費。

晚近，經濟不景氣，大家放棄港澳行，悄然興起的台中週末遊裡，**Hotel ONE** 就是其中一個必訪的景點。

我有些生疏地打開帷幕窗簾，前面是美術館的綠園道，以前這裡是台中市區的邊界。綠園道一直延伸下去，銜接著文化中心和美術館。這一線往左，就是舊市區。我熟悉的，以火車站為方圓的老台中。

這棟大樓另一邊，白天時往下俯瞰，還有一些零星的水田殘存。這兒是五期重劃區，十多年前還很空曠、荒涼，而外圍的七期重劃區更是人煙罕至。現在，它們都被密集的高樓包圍著。從這兒往北至大肚山山腳，都是中港路的精華區。

**Hotel ONE** 像一個界碑，若由火車站往七期重劃區行走，經過這裡，就是另一個新的台中。我站在界碑的位置上。

繼續俯瞰著，不禁想起基督教長老教會甘為霖牧師。一百多年前，日治時代初年，年逾花甲的他，沿著台中公園旁邊的一條街道，蹣跚南下，走到甫落成的台中醫院。

面對著這個即將新興的都市，這位長教教會的牧師，興趣並未全然落在一路正在趕工中的市政辦公建築。他繼續由後來的三民路南行，抵達一座巨大的新建築前。

這座以紅磚砌成圍牆，牆高十二尺半，高大、厚實的城堡，孤獨地聳立於水田中央。原來，它是當時新建完成的台中監獄。

甘為霖牧師出人意表的，把眼光放在這座比市政府、圖書館等，更早建設完成的建築。他認為，台中監獄的成立是一個頗富社會意義的地標。

清朝時期，此地呈現髒亂，缺乏看管的脫序狀態。如今有了監獄的存在，附近縣市的罪犯宵小被逮捕後，終於有了一個合理而適時的管理場所。同時，它也象徵一個新都市在

法制之下，將會展現美好秩序的開始，台中將成為島上最好的城市典範。

當年的台中，就是從這時開始了它著名的棋盤式格局。早年的台中監獄則在旁，彷彿訓示碑的森嚴豎立，警示台灣百姓，新的統治者將展現嚴格整治和管理的決心。

台中監獄的出現，把當時的台中區隔出兩個不同的街市。一個是南屯的犁頭店，台中最老的漢人市集。另一個是火車站為中心的台中，充滿歐式建築的新都會。

Hotel ONE 的出現也有類似的情境。做為一個醒目的地標，它洋溢著率性、簡約，且大膽地融合科技巧思，充滿年輕創意。相對地，也讓老台中人知道，那個淳樸小城的時代過去了。

以前，我由下往上仰望，看著 Hotel ONE 時，不免困惑、驚疑著台中的未來。現在從上往下鳥目，似乎更清楚了時代的銳變和不可阻擋。